

到乡下取一本书

□周养俊

冬日的下午,我正在赶一个稿子,忽然接到李宽贤老师电话,说他出了本书,要送我一册。

李宽贤是我中学老师,也奇怪,四十多年未见面了,相互竟听出了对方的声音。我猜测,李老师今年有八十岁了,这么远的路,还有这寒冷的数九天,于是急忙告诉他,说我最近几天就去看他,请他在家中等待。

第二天,我约了几个同学,第二天一大早就直奔李老师的家。李老师住在引镇长安六中家属院,距西安有一百多里路,汽车走了一个小时。刚停下车,一个高个子、满头白发的老人就走了出来。“李老师!”在我们认出李老师的同时,他也认出了我们,并且挨个叫着名字,大家都很激动。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在长安鸣犊中学读高中,为我们代数学课的是李宽贤老师。那时候,他三十岁左右,高高的个子,笔直的腰板,清秀的脸庞,特别是他对学生和蔼可亲的样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们得知他家在仁义堡,距离学校有十几里地,还知道,他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组织分配他到西安第一

中学任教,一年后他放弃大城市的优越生活,自愿到乡下中学教书。那年代,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于是,我们对李老师又多了一份敬意。

李老师的住处很简陋,仅有的几件家具早已过时,清冷的屋子倒是非常整洁。看得出,李老师夫妇都是喜欢干净的勤快人。说起过去的事情,我们纷纷表达对李老师的感谢和尊敬,李老师却说当年从西安调回家乡工作,主要是那时候因为他们家缺少劳动力,经济困难,没有办法解决,他才要求回来的。还有,他当时的想法是到引镇中学任教,因为引镇距离他家近,好照顾家里。可是,引镇中学不缺数学老师,不得已他才到鸣犊中学工作。

李宽贤老师在鸣犊中学一干就是21年,担任班主任达19年之久。在这个学校,他先后担任数学教师、兼任教研组组长、班主任以及县数学教研员,培训鸣犊地区数学教师,后来还担任了校工会主席。在这里,李老师倾注了满腔热血,播种了无限希望,奉献了青春年华,也收获了丰硕成果,1983年被西安市总工会授予工会积极分子称号。也是这一年李宽贤老

师调到引镇中学(现在的长安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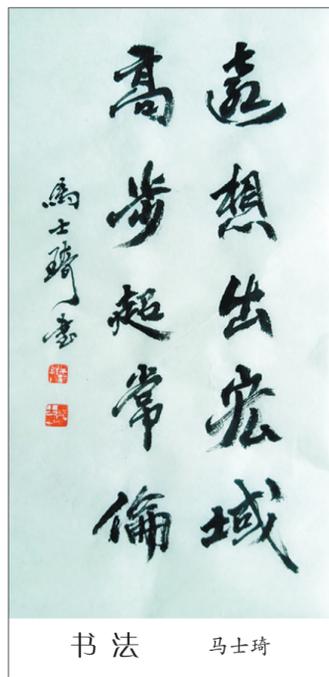
当我们回到他在山区任教的事情,李老师笑了:“你们也知道这事情?”我们说这些年虽然联系少,但学校的事情大都知道。李老师又是“嘿嘿”一笑,他说不是自己境界高,而是为解决家属农转非问题,所以他在引镇中学的第二年到了大峪乡板庙子小学,这个小学地处深山,校舍简陋,交通不便,全校仅有一名老师和六名学生,而且六名学生还分布在一二三年级中。李老师的坦诚和真实,让我们又感到了他的可爱。

午饭后,李老师带我们参观了长安六中以及六中附近的仁义堡、马嘶坡,无论李老师的同事、乡党还是熟人,都很敬佩李老师的为人,并且能讲出李老师的一些故事来。

1985年,李老师被上级任命为引镇中学教导主任,先后兼任高九五班、高九七级四班班主任,这个班集体被西安市教委评为先进集体,1995年,李老师先后被评为县级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中学高级数学教师。1998年,李老师退休后,还时刻关心着引镇中学的教育教学工作,积极主动为六中和附近村子的高中毕

业学生作辅导讲座。他撰写了《李宽贤教学教育生涯》《岁月之歌》两本书,撰写了仁义堡村史,并将自己的4000册书捐赠给一些单位和有关个人。2005年一天,李宽贤送孙子到仁义堡小学上学,无意中发现学校简陋的厕所墙歪斜,随时有倒塌的可能,他立即向学校校长汇报,并利用星期天学生休息时间,亲自动手拆旧墙、垒新墙,担水和沙灰,整整干了一天,直到把墙修好才回家。2008年中期,一场大暴雨冲毁了六中家属楼门前的道路,直接影响家属院的出行,雨停后,李宽贤向学校拉了六架子车炉渣,及时修补了路面。2011年6月,大雨又冲毁了这段路,李宽贤又组织家属院的同志集体修路,大家拉砖的拉砖,拉沙子的拉沙子,给破旧的土路铺上了新砖,整整干了两天时间。家属院的人都说:“李老师可真是关心大家的有心人!”这样的故事很多,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听说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返回西安的路上,我们捧着李宽贤老师赠予的新书,觉得分量很重,大家都知道,此书不仅是一本书,还有一位人民教师的品德和精神!



书法 马士琦

食堂,我偶尔也会去那里玩耍,帮他们烧火顺便混点好吃。村里几个男知青当中,我记得那个白净高挑的二林,和他同住老黄家的二小吴黑胖一些,很少说话,似乎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忧郁感。那年冬天,小吴黑胖爆了我们学校的一只排球。

值得回味的是,第二年夏天,我和几个小伙伴去南河滩割草放牛时,在河边捡到了一个粉色塑料钱包,里面不仅有十几块钱,而且还有不少陕西省和全国通用粮票。在那个物质短缺的年代,那可是一笔了不起的“洋财”,我们不能忘记那也是一个轰轰烈烈学雷锋先进的年代,我把捡到的钱包如实缴给了学校的刘老师,她转交给青农场领导落实之后,邵红艳给我买了一个背心,还有铅笔和几个作业本表示感谢。我被誉为活雷锋,光荣加入红小兵(后来的少先队员)。堂姐给我胸前佩戴红领巾时,我用右手背抹了一下眼角,忍不住有点热泪盈眶,那是我少年时代最美的荣耀。

声势浩大的知青农场投入使用之后,村边的知青屋冷落下来,知青农场实行多种经营,几百亩地围成一个独立王国。我很羡慕村里那位知青农场场长老杨,他走路时眯着眼睛,双手后背,迈着八字步,敞开一件黑色毛领皮大衣。知青农场曾经开办过小酒厂、安装了水泵、磨面机,种植了桃、苹果和各种蔬菜,养殖场膘肥体壮的乌克兰大白猪形如一群小象。当年的知青们还搞过温室大棚培育松树苗,修过一条水利工程红旗渠(没有发挥实际作用)。荒凉空旷的庙尔沟因为知青农场而热闹红火起来,渭北高原的圪塔村因为他们的到来而生发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活力与新气象。

夜深人静时,知青们望着窗外的星空会想念铜川的爸妈和兄弟姐妹。北圪塔这块贫瘠之地收留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也滋养了他们的爱情与梦。听说一个赶集的日子,我们云台乡知青农场与另一村知青发生了一次群体性打架斗殴事件,事情起因好像与男女子女之间的爱情有关。

古往今来,人类因为爱情而发生的矛盾与战争见怪不怪,在那个艰难苦涩的日子里,爱如溺水。几年之后,知青们陆续返城,气势恢宏的大礼堂被拆掉。后来还乡与村会计聊天时,他说曾经有几个当年下乡插队的铜川知青开车故地重游,给他留过名片,从名片上看,来人好像是在省级单位工作。如此说来,也算是出人头地了。

时移世易,知青农场渐次冷清下来以后几经转手,分包于东家西家……前一段打听时,说是那一排传唱过青春之歌的砖窑早已坍塌不堪。知青离开那天,村里赶马车的大炮叔曾经在窑门口捡到一双半新的旧黑皮鞋,他脸上开出一朵永不凋谢的花。

岁月如梭,归去来辞。铜川知青是我仰望城市生活的引路人,是我少年时代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如果可能——我想拜访他们当中的好客之友,聊一聊过去的青春之旅,生活总会留下点诱人的细节。

铜川知青

□段遥亭

20世纪上山下乡的年代,一个深秋的正午,北圪塔村的乡亲们敲锣打鼓迎了一批铜川知青。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吃不饱饭的二年级小学生。对于我们这些从未见过世面的乡村孩子而言,那些来自煤城铜川的“工子弟,就是城市的象征,如同狗尾巴草遇见了玫瑰花。”

那时候,毛主席说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个人的生活,不可避免地要遵循与顺应时代潮流。而我而言,那些男女知青的到来,不仅给我们这个偏僻的渭北小山村带来清新淡雅的空气,而且启蒙了一个乡村少年对于城市文明的认知与向往。乡镇政府和村干部们对知青工作丝毫不敢懈怠,县上修建知青农场的大型工程已经在不远处的西沟畔破土动工(只是一时三刻难以建成投入使用)。

村支书主持召开村委会之后,将分到我们村的十几个男女知青安置在家庭条件好一些的人家(主人家必须腾出一间房子),隔壁我大伯家住了两名女知青。我记得她们的名字好像叫邵红艳、李秋云……她们明眸皓齿,长相好看,穿着打扮与村里的女人明显不一样。女知青走路风摆杨柳步态诱人,头发上戴着发夹,脸上抹着香脂。放学后,我去大伯家找堂姐堂弟的次数比以前多了。心里只怨自家房子不够宽敞,要不然也可以安置几个漂亮的女知青。不仅体面风光而且还能享受生产队给予的一些好处。

那年冬天,云台公社破天荒地举办了第一个元旦晚会。知青们在舞台上表演了精彩多样的文艺节目,各种乐器之中我最迷恋那个看上去很洋气的手风琴。男知青们用推子(手动理发工具)给我们理发,开了洋荤。从此以后,我不愿意接受父亲手中土里土气的剃头刀子。男知青们的绿军装、喇叭裤、牛仔裤非常时髦,他们教会了我们打排球,骑自行车。再后来,村子前排西头遮盖了三间知青屋,给他们作为小

雪和雪景

□王庭德

窗外秋尽萧瑟,送来了落雪时节。

我国的二十四节气中,有小雪和大雪。每年的十一月月上旬是小雪,而立冬相连,紧接着大雪降临。“冬雪雪冬小大寒”这句二十四气歌,说的是从立冬开始,经过小雪大雪后是冬至,经过小大寒,立春而至,新年伊始。

雪,是自然界的景观之一,也是冬天最忠实的使者,更是冬季最为亮丽的风景线。宋代诗人卢梅坡的《雪梅》一诗中写道:“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清晨的冷气仿佛有意聚集在一起,随着寒风的涌动,纷纷扬扬下起雪的日子就多了。气温在零度以下,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雪;雪的产生是气温较低,水蒸气凝结。能具备这两个条件,在秦岭以南,冷热交界处,只有冬季了。当

美丽的雪花产生时,寒风呼啸,并在空气中降落成白色结晶,六角形,装点冬天的景色,分外妖娆。

古代名人有许多赞美雪的清词丽句。如诗仙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诗圣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确,白雪皑皑、茫茫一片万里江山一片白,覆盖在广袤的大地上,弥天盖地,满天飞扬。一瓣一瓣美丽轻盈似柳絮飞扬,耀眼的雪花,洁净晶莹的雪花悄然无声地来了,轻轻地落下来,像雪一样纯净的孩子们兴奋地喊:“下雪了,下雪了……”美丽的雪景往往令人神往、陶醉,久久伫立在院子里,望着那漫天飞舞的雪花飘飘洒洒,纷纷扬扬撒向每个角落,而且一尘不染。小小的雪花随着风的节拍,像柳絮那样轻轻悠悠地落下来,起先还是零零落落,接着越下越

大,接踵而来的是一团一团地飞舞,像是跳着欢快的集体舞。朔风凛凛,瑞雪霏霏,秦巴小城如明珠、如玉簇,银装素裹。

我沉浸在这美丽的雪景中,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接了一片雪花,淡淡的体瞬间把它融化,那些六棱花瓣在我的手上化成了一滴滴小水珠,消失不见。它的纯洁、美丽和晶莹却深深印在我的眼里,埋在我的心底。掌心化雪,初恋般的感受,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最后像掌心的雪花一样,至真至纯,又悄悄埋藏在心灵深处。

我厚实的冬装上面,慢慢地积起一层雪,白白的、薄薄的,我仿佛也成为一个雪人。我突然想起了雪洗冬装生活小窍门,将晶莹的雪从冬装的上身轻轻拍打,或者用刷子从上到下刷一刷,冬装上的灰尘就会除掉许多。在房檐下我脱掉上衣,从上到

下,轻轻地拍打着雪花,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拍打一遍,雪花荡然无存,再一看,上衣洁净了许多,心想,雪花还有这作用呢。我穿好冬装深情地望着雪,雪还在下而且越下越大。

俗话说:瑞雪兆丰年。冬天的雨水很少,雪作为另一种雨水,既是冬天一道独特的风景,又为来年小麦和油菜的丰收供给充足的水分,为农作物的茁壮生长提供了足够的养分。

在秦巴山区,下雪是司空见惯的事,这是平平常常、自然朴实的风景,在其背后有优美的文字,也有美丽的诗词。人们用各种文学体裁来赞美和歌颂雪和雪景,诗情画意,都表达着人们的真情实感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的万千思绪、无限遐想,也仿佛一朵朵彩色的雪花,随风吹拂,在银白色的世界里,自由自在地飞舞……

张良庙记

□胡树勇

■展痕处处■

凌晨起床,准备启程。凤县天亮得早,可知此地海拔不低。车向汉中境内行去。查地图,今早可到留坝县张良庙,心里就有几分高兴。车到一山顶,有亭台一座,内立一碑,为现代人所立,记叙了一位原上海市副市长抗战时期修建这条公路的事迹。众人在亭前稍停,旋即上车。下山岭不久,司机把车停在一古门前牌说,张良庙到了。

正值早上九点,张良庙里全无人,连出售门票的工作人员亦无。我先拍了张良庙大门,门前正在加宽公路,门楼高出路面许多。世上大多景

点离正式公路较远,张良庙紧靠大路边,这大概是张良庙历史以来游人拜谒最多的缘故之一。

进张良庙大门,左右两侧墙壁上有张良庙的全景图画,古香古色。过木桥走进张良庙内,院内无他人,十分宁静。我们想请导游讲解,刚赶来的姑娘难为情地告诉我们,她到这里工作才一个月,对文物不甚熟悉,不好意思给我们导游。

我们一行人便缓步边走边看,自己去欣赏,自己去感受,倒也自有情趣,我就喜欢这样游览,尤其是在这宁静无他人的绝佳时候。陕南人对于张良庙知之最早,但是否一游却也未必。地处紫柏山的这一处庙宇,确

为陕南首屈一指的旅游佳处,值得陕南人自豪。

汉谋臣张良(字子房)扶助汉高祖刘邦帝业成功后,见刘邦大杀功臣,遂托名“辟谷”,隐居于紫柏山中。后人景仰他“明哲保身”“功成不居”的韬略远见,在紫柏山建庙奉祀,庙名“留侯祠”,俗称“张良庙”。

张良庙以修建顺序、地址不同,分为山顶的“张良老庙”和晚明至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在山坳修建的新庙,表明后人对张良的崇敬和对紫柏山自然风光的倾爱。山坳的张良庙位于柴关岭南麓,紫柏山东南麓。柴关、紫柏二山在此形成了圈椅状。庙前一条河,源自柴关岭;庙后一条

河,源于紫柏山,两条河流将张良庙环抱于圈椅之处,被历代风水先生所称道。庙外苍松翠柏,翠色永驻,自然生态,景色绝佳。张良庙院中套院,大门穿小门,亭台楼阁,曲径通幽,古香古色,共有六大院,156间房舍,总面积14200平方米,步入其中,如走进历史隧道,进入逝去的历史之中。

看来后人拜谒张良庙多是崇尚张良急流勇退、看破红尘的先知先觉,这倒是很适合现代一些“官僚”们的深思,在张良庙不要像到其他一些庙那样,不问青红皂白,逢庙便拜,见香便烧,如果在张良庙里请求保佑升官发财,那才是笑话,张良仙人断不会满足其愿。

每个人要对自己的小历史负责

□陈仓



相濡以沫 刘晓宁 摄

俗话说:“无论是推磨的,还是拉磨的,在磨道里转久了,难免留下深深的脚印。”这个脚印就是难以磨灭的历史印痕。世上万物,有大小之分,历史亦然。小历史的总和是大历史,大历史是小历史的背景,人民写的是大历史,个人写的是小历史。个人历史是否清白,主要在自己,因此,每个人要对自己的历史负责。

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大凡被司法审判的罪魁祸首,遭累万年的历史罪人,以及有严重争议的历史人物,首先是对自己历史不负责的人。例如,在岳飞冤案中,懂政治的人都明白,“依法”杀害岳飞的罪魁祸首是皇帝赵构,但是,“专案组长”是秦桧,秦桧替皇帝负责,不为自己的历史负责,这是他的根本性错误。如果秦桧将兵案推给司法机关,或称病辞职,就不会因为替皇帝杀人而脏了自己的手。岳飞所谓“莫须有”的罪名出自秦桧之口,这是他精明的愚蠢。秦桧的精明在于没有刻意将岳飞罗织罪名,愚蠢在于他说了“莫须有”这句自己脱不了干系,又八面不落好的蠢话。如果秦桧在强权威逼下保持沉默,不站在赵构一边,罪责必然可以轻一些。德国学者汉娜·阿伦特在其名著《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剖析了与

秦桧类似的“死刑执行者”,纳粹德国军官阿道夫·艾希曼的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及其行为模式。1942年,艾希曼中校奉命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由艾希曼负责执行。1960年5月11日,逃亡多年的艾希曼被逮捕;1961年2月11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被以十五项罪名起诉。在法庭上,艾希曼极力为自己开脱罪责。艾希曼说,没有外在声音来唤醒他的良心,所以他所做的不能全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何况在那种境遇里,他没有理由不执行元首的意志。法庭认为,艾希曼的辩白是非常荒谬的,作为一个成年、健康且有自由意志的个体,艾希曼必须为自己所做过的每一种选择负道义和法律的责任。同年12月,以色列最高法院以反人类罪等罪名判处艾希曼死刑。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翻开人类社会史,类似秦桧和艾希曼之类丧失人类良心、人道、人性和常识,或盲从盲信,或求一时名利,不敬畏法律、道德和历史,践行“平庸之恶”,不为自己历史负责的历史罪人不胜枚举,反文明的“特行”是可耻的“孽行”,反人类的“工作”不过是依“法”犯罪而已。

在历史发展或转折的关键时刻,有些曾经有过错,有失误,但大事不糊涂的人毅然决然地选择为时代负责,也为小历史负责,做到“大节不朽”。但是,一些精明的蠢货却“一失足成千古恨”。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时代,有些人虽然担任某种“身不由己”的职务,或被迫负有“特殊使命”,但是,他们依然能够在大大是非问题上为大历史负责,至少会努力为自己的小历史负责。有些历史罪人在作恶中也会敬畏历史,有所顾忌,千方百计地避免留下太多小历史污点。德国电影《窃听风暴》中的一些情节特别有意思。影片中,著名作家德瑞曼及其女友为了公平正义,为人民的福祉奋不顾身。秘密警察头子指派特工卫斯勒上尉暗中监视德瑞曼。警察头子“忠告”卫斯勒:“你面对的敌人是一个记录历史的历史人物,你监视他,但你要避免与他相遇,最好不要被他看见,否则,你会有麻烦的。”事实上,卫斯勒最终走向他职责的反面,由奉命监视者转变成主动保护者。相反,德瑞曼的同居女友,著名演员克丽丝塔却在威逼利诱下,由亲密爱人变成可耻的告密者,最终以自杀赎罪。显而易见,秘密警

察头子不但色厉内荏,而且畏惧历史和历史人物。特工卫斯勒良知未泯,他从小历史负责走向为大历史负责,克丽丝塔为自己的丑恶丑史付出了个人尊严和生命的代价。

也许会有人说,历史的主角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豪杰和大奸大恶们,中小人物无所谓。其实不然,任何人的重要历史都难免“被记录”。从已经传世的文史资料不难看出,许多历史罪人的祖国殃民史、残忍害良史、胡作非为史,均已“立此存照”,荒唐的表态铁证如山,丢人丢脸的头像、作品、口号、活动、获奖、题词、照片等等已经成为难以洗刷的历史污点。某些二三流人物本可“留取丹心照汗青”,但是,其五迷三道的言行使其堕落到不三不四的历史丑角。

在公共领域里,每个具有承担责任与义务能力的成年人负有程度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职业、岗位和身份责任,还有负有良知、良心、道义与无过错责任。个人行为责任,即作为或不作为,难逃成为个人小历史的一部分,进行修正,必须留心脚下的一印。

■笔走龙蛇■